

漫漫寻你

李健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漫漫寻你

李健 著
解放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漫寻你/李健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9
ISBN 7-5033-1037-5

I. 漫…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64 千字 印数:1—15000

定价:12.80 元(膜)



李 健

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同年进入解放军报社
从事记者工作至今

在黄河源头的那里是武定部，我们到台区
的赵政委问一位新台来的干部，“怎么办？适应
吗？”干部说：“还可以，就是总流鼻血。”“以前
我也总流，后来放下到石台医院用射光把鼻
孔里的毛细血管焊住了，效果不错。以后，你下面
干部也焊住好了。”武定部的一位副部长听了赵政
委的“绝招”兴高采烈。他说，“我们下一个
乡的武定部部长，调上来总流鼻血，天天鼻孔
都塞着卫生纸，快一年了，让他调下去，他
不。要是能把他鼻孔里的毛细血管给焊住就
好了。”

作者手稿

自序

我要把我奇妙的青春写在金色的书页上。

当我举着笑脸和幻想步入这绿色的军营时,我22岁的大梦莺歌燕舞,绚烂多彩。今天,岁月已在我心中开辟了一片芳草地,我不得不盘腿坐在这里,满怀虔敬地回顾往昔。

是命运让我进入这绿色长城的。

她蜿蜒在边关、海防,矗立在深山、大漠。白雪皑皑的雪域高原,浩瀚无垠的海上孤岛都隐约闪现着她的姿影。

年少时,绿色长城里的许多英雄叩击着我的心扉,在我世界观形成期,“雷锋精神”、“老山精神”、“骆驼精神”、“老高原精神”辉灿着绚丽的光芒从我的心田普照而过,不仅我,许多年轻和曾经年轻过的人都被他们照耀和温暖过。她手握时代精神的烛柄引领着我们走出自我迷茫的误区。人是靠精神而活着的。她以怎样的意志和命运走向人们精神的殿堂?谁去留心察看她豪迈的步伐里潜藏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她天性是准备随时抛头颅、洒热血的,可是,当她一腔热血还未全拨出去的时候,祖国大地上已有她用鲜血染红的杜鹃、木棉和边关的红霞。



◇

拿掉她精神的光环。中国军人是一群以死的意志向生命极限挑战的人。和平安宁的晴空下,青海格尔木的烈士陵园里安葬着 700 多名修建青藏公路、格拉输油管线、格拉通信线路而牺牲的军人。每位在“生命禁区”里倒下的军人,都保留着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在黄河源头的一座烈士陵园里,一排排的无名烈士墓诉说着怎样的悲凉,他们的家人上哪里去寻找他的柔情、呵护和慰藉?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冰凉的尸骨体味高大陆的寒冷。我发现,只要有军人常年驻守的地方,就有永世留在那里的军人墓。

◇

实际上,在我未见到这大片坟茔和一排排无名烈士墓的时候,我从未认真思考过生,思考过死。我只是想从人性的角度探寻他们的所思所悟,他们的情操、热望、苦闷、烦忧,我想从他们灵魂深处寻求点什么。置身在他们中间,我寻到了一颗颗丰盈而高贵的灵魂,他们为什么重社稷重军功而轻生死呢?

在寸草不生、狂风漫舞的大漠深处,我见到了同龄的大学毕业生致力于养鸡产蛋的平凡工作。那种含氟较高的水质,使常年饮用它的边防军人脱发、腹泻、指甲塌陷。守卫那里的一位老军人曾对我说,他思念家中卧病在床的老母,牵挂着辛劳的妻子、娇小的儿子。无奈的思念对于他们是一种绵长而幽深的痛苦。

在一个泵站,我见到一名 19 岁的战士,他独自一人终日与大漠为伴。19 岁的他头发已变为花白,暗淡、狭小的屋里有一台接着蓄电池的收音机。他很少有机会吃到青菜,他只是在锅里放点油,烙块饼,冲点酱油汤。

在一个废弃的营房里,我看到一位生病的牧羊战士,孤零

零地躺在床上。陪伴他的是玻璃瓶里的半瓶凉水和枕头旁的数理化复习资料。

在已故高级工程师邓思才家里，我看到破旧的衣柜和桌子上一大摞发黄的资料，它们让我切实体会到了从事国防科研的知识分子的艰辛与忘我……

中国军人，当我走近你，才发觉你是踩着自己的悲伤、痛苦和欢愉屹立国门！

面对他们，我渺小，我柔弱。我在一点点改变，少一些人性的弱点，多一点人性的善良。接触他们的过程也是我被改造的过程。

在戈壁，朗朗月光下，我坐在沙滩上与官兵谈天说地看电视，听一位老兵说他如何在除夕之夜为母羊接生。假日里，我与那些蹲在墙根晒太阳的战士谈成功者的辉煌。跟着蒙古族团长访问蒙古包，席地而坐吃奶酪、饮奶茶，临行时慎重接过团长送我的“红骨节”。在哨所，我刚一进门，录音机里就响起了《女人是老虎》。在两个人的观察点，我们挤在八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打扑克、吃黄羊。在连队羊圈旁的小屋里，我听牧羊的战士说“男人的一生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学习和事业”。当我告别他们时，全连官兵为我唱《小白杨》，唱得我泪水涟涟，不忍离去。

在孤岛，我迎着呼啸的狂风去看海上日出，那颗无遮无挡、蓬勃而出的红日和红日照耀的彩云让我联想到守岛官兵是那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我是被太阳装扮的彩云。

在大山的深处，我随一名军人的儿子去村里的小学上课，他提着装有炭火的痰盂，走在阴冷的山路上。这名6岁的小男孩对我说他想要变形金刚，想吃康师傅方便面。在青藏高

原，一位老军人说他内心失衡时，常到烈士陵园去，望着一排排无名烈士墓，内心的苦恼就会顿时烟消云散。在高寒缺氧的黄河源头，荣立战功的武装部长郭长海叫响了“高海拔、高标准，缺氧不缺精神”的感人口号……

我，一位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地方大学生，入伍近 11 年已走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凡是我采访的军人，我总要他们回答：人生的意义何在？成功的意义何在？在困难、苦痛中，什么是支柱？人为谁而活？他们的回答圆满而令人信服。置身在他们中间，仿佛进入了硕果累累的秋天。我不停地采撷着他们精神的光芒，这一切滋养着我，使我殷实而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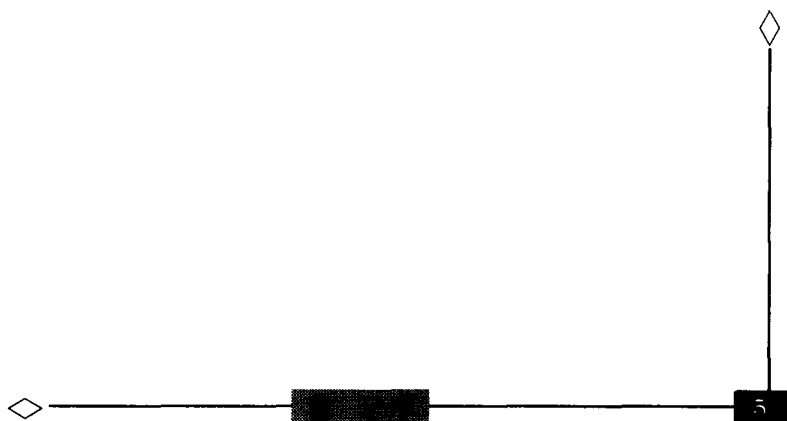
从军满 10 年的时候，我开始静思往昔。人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10 年的足迹，我才看到纤弱的我刚刚挺直了腰身。

写下这段经历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军人。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我恪守，凡是我采写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我不允许我的文章中有一处细节失实。

写下这段经历是想告诉年轻的朋友，踏入社会即投入工作，“有作为才有地位”，不要像我开始那样迷茫、彷徨。“凡是不在自己所做的和所从事的事业中寻得自己天堂的人，都是无用之人”。愿我们在当今飞速发展、千变万化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

写下这段经历是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大学生步入军营，到军营来寻找精神的滋养。一个强国的屹立，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强大。到军营来，未来的信息战需要专家和学者

型的军人。到军营来,让我们成为和平的守护神,让男人不再为战争而流血,让女人不再为战争而流泪。让军营里那些尊贵的灵魂呵护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拥有一颗丰盈的心灵去报答养育我们的热土。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心灵低语	1
生死界	3
活 着	7
心灵的故乡	12
高飞的灵魂	15
说不出的“心里话”	22
尘世的抚慰	28
往 事	35
甘南草原	39
绿色恋歌	42
第二辑：高天厚爱	47
天 意	49
有诗的日子	51
爱哭爱笑的女兵	66
男兵的世界	76
女兵好胜	83

云游四方	86
“高手”的困惑	100
军人与洪水	104
拉萨赏月	120
走向辉煌	122
情系长空	128

第三辑：天涯寻梦 131

边防日记	133
心中的太阳	143
沉默的朋友	153
高高的青南线	157
刚措，别哭	177
我叫达瓦卓玛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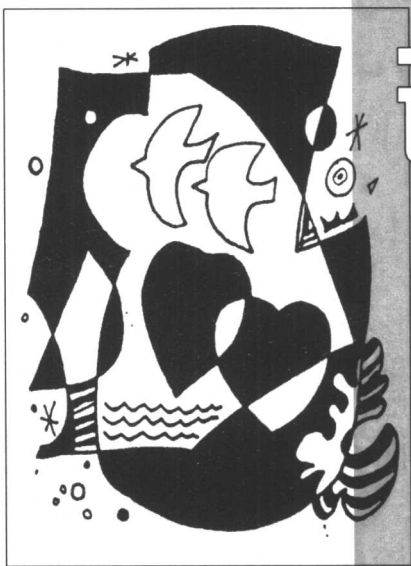
第四辑：真实人生 191

一位哨兵的父母	193
黄河之女	198
爱之旅	211
大海一样的女人	218
驻港女军人	223
走不出的戈壁	230

爱到长眠 235

有作为才有地位 240

心灵低语



生 死 界

往高往远走,那里有一大片特殊的坟墓。

秋季,我来到这里。青碧的天空下,满目苍凉,凄凄荒草丛中一座座坟茔时隐时现。我缓缓地走在他们中间,满怀着真挚、笃诚和崇敬。我想来这里已经很久了,恍惚中这是“精神的家园”,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 700 多位烈士,何以安息于此?

徘徊墓地让人切实感到生的美好,壮美河山、花前月下、阖家团圆、欢歌笑语——活着,活着的魅力可以使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而当我们仰望星空,环视大地,茫茫宇宙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谁不知道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谁不懂得生荣死哀!老子的“全生避死”,庄子的“吾生有涯”,佛徒的“轮回转世”,无不昭示着“生”高于一切。“只要活在世上,无论衰老、疼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和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这也像天堂一样幸福。”

“生”高于一切。难道我眼前的这些烈士们不懂吗?如果他们不当兵,“重死而不远徙”,他们完全可以在现实的世界中

尽情地追求快乐、幸福，可以从幼到壮到老到死，平平淡淡，瓜熟蒂落般地了此一生。也许正因为他们舍弃了这种生存方式，我才越过重山来到这里寻求精神的滋养。我悉心虔诚地读着他们的墓碑，碑文上只写着籍贯、姓名、所属部队及辞世时间，我所看到的墓碑都没有他们出生的年月，我想这是立碑者不愿让缅怀的人为他们英年早逝扼腕痛惜吧！无序的坟茔前有些墓碑已被风蚀得不见字迹，有些还飘着烧过的纸灰，燃过的香烟。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格外醒目，它的顶端塑着一颗红色的五星，碑上镌刻着：

战友安息。下列同志在执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五三〇工程任务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特立此碑，以寄哀思。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亘古沉睡的荒原上修建了“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青藏公路；在“死神主宰的区域里”铺设了格—拉输油管线；在“生命的禁区”架设了通信线路。他们倒下了，一座被誉为“兵城”的新兴城市却建起了。在此之前，这里是芦苇丛生，野兔出没的死寂荒滩。为了西南边防的后勤保障，为了青藏地区的经济发展，1954年，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慕生忠将军征尘未洗，又带领筑路大军，移师西进，来到了另一个战场——荒凉闭塞的青藏高原。他组织了木轮大车的探路队。在“六月雪，七月冰，八月封山九月冬”的昆仑山上开辟通路。在雪山草地新搭的帐篷里，除了面粉，他们唯一的菜肴只有煮黄豆。筑路的艰辛，气候的恶劣，使他们不得不直面死亡。来自陕北的小韩病倒在海拔5300米的唐